

ANCIENT
EVENINGS

古代的夜晚(上)

[美]诺曼·梅勒 著
段淳淳 马飞剑 朱琰莉 译

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美国存在主义
文学大师诺曼·梅勒

重装上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ANCIENT EVENINGS

古代的夜晚(上)

[美] 诺曼·梅勒 著
段淳淳 马飞剑 朱琮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的夜晚:全2册/(美)梅勒(Mailer,N.)著;
段淳淳,马飞剑,朱琼莉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2015

书名原文:Ancient evenings

ISBN 978-7-5399-6984-8

I. ①古… II. ①梅… ②段… ③马… ④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87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3-585

ANCIENT EVENINGS

Copyright © 1983, Norman Mailer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古代的夜晚
著 者	[美]诺曼·梅勒
译 者	段淳淳 马飞剑 朱琼莉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彭亭亭
责任校对	闫凤梅
版权支持	王秀荣 张晓阳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23
字 数	612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84-8
定 价	70.00元(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魔法，这是很多人的习惯性叫法，而我对施展魔法及其相关的哲学思想深信不疑。利用魔法，我们可以招魂——尽管我不知道魂是什么，可以制造幻象，可以找寻真相，闭上双眼，还可以寓居于意识深处。我相信人类意识的边界一直在延伸，我们的意识可以进入他人的意识内，创造或揭露这种意识和能量。人类的记忆是记忆库的一部分，这个记忆库就是自然界本身。

威廉·巴特勒·叶芝

《善恶之观念》

目录

- 第一部 死者之书 / 1
- 第二部 众神之书 / 41
- 第三部 孩童之书 / 87
- 第四部 御者之书 / 229
- 第五部 王后之书 / 411
- 第六部 法老之书 / 559
- 第七部 秘密之书 / 677

第一部

死者之书

思绪狂乱和精力活跃是我现在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我的前世是什么。我听不见声音，却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痛苦。

是这种恐惧承载着宇宙吗？痛苦是万物之基石吗？所有的河流都似脉络般组成痛苦吗？我思想中的海洋在泛滥吗？我内心有一种渴望，似地核深处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山脉蜿蜒逶迤，我看到火焰在跃动，看见水流闪烁着光点。

这种渴望潜伏在我身体的河流里，河流封固着没有流动，河流内部却涌动着烈焰。肉体——这是肉体吗？——存在于某种发热的岩石中，岩浆从烧焦的地面迸出来。

什么地方会发生这样的迸裂？在哪个山壑里发生的？火山口迸发出火焰，井水冒着气泡，骨头像碎石一样裂开。

这是一个人吗，还是仅仅有生命的物体？叶子在凋落时与所有存在的实体都是一样吗？是的，如果痛苦是万物之基石，那么叶子通过痛苦便可知晓全部。

前面有一群燃烧着的行人，火焰犹如刀刃般锋利，我加入他们的队列，在火海里，清晰地感受着人群和热量的存在。

痛苦一股脑涌入我的身体，每一阵剧痛之间的间歇都没有多长时间——啊，希望已被扭曲，肉体纤维已被撕裂。我的器官肯定也被扭曲变形了，是的，因为我听到了体内骨头折断的声音，太阳穴也爆裂了。

痛苦停留在灿烂的火光里，燃烧的岩石将我重重包围。太阳之光和在我血管里沸腾的血液都是邪恶的，它以后再也不会变成血液了吗？然而，最强烈的火流告诉我，我是不会毁灭的。在世界的另一边肯定还有其他的实体存在，所以我使尽了浑身的力量，此时它们正在我的身体里燃烧。这些将死的力量也许会给予我身体的其他部位以生命，因为我可以看见，黑暗中还有一些东西在颤动着，在我烧焦的肉体上还有一根活着的触须，像最有生命力的神经那样美好，而且每次经历疼痛时，我都在寻找这种纤维状的东西，直到痛苦自身发出光芒。纤维状的东西不是一根，而是两根，是伤口之间最纯洁美好的物体。当难以忍受的痉挛发生时，它们相互缠绕

着，当痉挛停止时，又互相分开了。通过如此精妙的运动，我肯定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最终看到了！）像一条彗星的尾巴从焰火里滑过。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我的肠子开始颤动，像大海在翻涌，似乎要将沉积在肠子里所有的脂肪和赘肉都喷射出来，像叛徒因为严刑拷打而皮开肉绽一样。在下一波疼痛到来时，我会不顾一切登上驳船。黑暗中，肉体之浪拍击出水声，我缓慢而困难地驾驶着。

我不能将自己埋葬在硫磺里。埋葬我的不是硫磺的烟气，而是对窒息的恐惧；不是死亡之火，而是死亡之黏土。一个场景浮现在我眼前：黏土封住了我的鼻孔、嘴巴，深深塞入我的眼窝里。因此，我已经无法看到周围纤维状的东西了，只有我的躯体和颤动的内脏被埋在山洞里。然而如果被埋在这片黑暗的、号叫的、沸腾的垃圾里，我将会不断地折磨自己，因为就在刚刚无法使用自己的灵魂时，我才领略到它的美。即使我已经得到了它们，我仍然会带着这种想法死去。

这场风暴和嚣乱结束后，降临了顷刻的宁静。在台风外围，我感受到被遗弃的庄严，在顷刻的安静中，我悲痛地看到，自己可能会变得更加聪明，却没有了生命，无法展示自己的智慧。我还看到了一个古老的场面：曾经，我既像个主人又像个奴隶——现在，在每次痛苦的不断发作中，两者都丢失了——啊，我身体内最勇敢的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对话还没来得及发生。在我自尊的长廊里，有些东西破碎了，我瞥见了痛苦的根源，这一瞥既美丽又短暂。但是现在，诅咒的磨坊又开始运转了，像身躯爆裂的蛇一样。我选择了放弃，祈求安宁，我要将我体内那段扭曲的、鲜血凝固的历史彻底切除。我看到内脏从我的肚子里漏了出来，我看到火焰熄灭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了，灵魂能感知到痛苦，虽然低声下气、若有所失，却依然美丽而骄傲。因为痛苦已经停止，我已经变成全新的我，获得了新生。

夜色越来越深，我确信自己处在一个长约十步宽约五步的地下室里，我甚至能确信——像一只发射着超声波的蝙蝠那么迅速——地下室不是空的，墙壁和地板都是石砌的。好像我可以用手指头看东西似的，我只能通过晃动手臂来估量周围空间的大小。我似乎能清晰地听到毛孔的呼吸声，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啊。而且，我还可以闻到石头的气味，如果说空气不够呼吸，那是因为石墙上只有一些通风的小孔洞。现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身旁有一个花岗岩秘柜，确实，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的身体似乎在里面行走着——秘柜很大，足够用来做我的床。但周围好像处于戒备状态，地板上有一些年代久远的动物粪便，呈小球状。曾经，有一只小型的凶猛动物像我一样来过这里，留下自己的粪便后就逃之夭夭了。这里没有动物的遗骸，只有它们的屎尿气味，可是，这些动物是从哪条通道进来的呢？我惊恐地呼吸着，空气中充斥着动物粪便的味道，这在向我传递着一种信息。

然而，我还是可以清晰地辨认空气中花束的味道，它也盛开在这个地下室里。它是盛开在蝙蝠居住的岩石上吗？

黑暗中，在两块石头之间，我摸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比人的头大不了多少。而且我可以从那里呼吸到新鲜空气，它一定是通向外面的。从小洞透进来的空气只有一息，不足以将我的头发丝吹飘浮起来，但却能在

深夜里为我带来一丝凉意。在凉风中，我伸展了一下四肢，惊奇地发现我的胳膊可以伸进那个小洞里。这个洞很深，在一些大石块之间，虽然还没有我的头宽，但它竖直地通往上面。洞里很脏，不计其数的甲壳虫的尸体乱糟糟地垒了几层，我的身上爬满了蚂蚁，老鼠惊恐地到处乱窜着，但我没有丝毫恐惧地向上攀爬着，我对这条狭窄的通道感到非常惊奇。很显然，即使我没有肩膀和屁股也不可能通过这个通道——它还没有蛇洞宽。但我就像一条心怀诡计的蛇，丝毫不担心在向上爬的过程中被卡住。我的身体可以变得更细一些，确切地说，是我的思想命令我的身体在又窄又长的通道里攀爬着——多么奇怪的想法啊！从整体来看，我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的，前面的一丝光线散发着磷光。光的颗粒灼热了我的鼻子和喉咙，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但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和骨头，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孩。

当我最终在接近通道口的位置躺下时，仰面就可以看见天空，以及倾泻在通道口周围的月光。当我躺在洞口休息时，月光充满了我的视野，我的身体浸浴在月光里。从远处的果园里飘来枣树与无花果树的韵味，葡萄藤的香气令人顿时神清气爽。夜晚的空气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在里面做爱的花园，我又闻到了玫瑰与茉莉的花香。在通道口的不远处，在河岸边，在波光粼粼的河水映衬下，沙滩上有一大片黑色的棕榈林。

最后我从石山的通道末端爬了出来。先伸出头和肩膀，然后气喘吁吁地将双腿拽了出来。月光下有一个由白色石头砌成的长斜坡，斜坡下是土地，远处是铺满沙子的高原，像一座银山，岿然不动。在我视线的最远端，矗立着一座金字塔，在这座金字塔旁边还有另一座，离我更近一点的是一座狮身人面像，已经被沙子覆盖了一部分，我正站在大金字塔的斜坡上。我刚刚所处的位置不是其他地方，正是法老胡夫的墓穴。

“胡夫”这个名字很不好听，像是人的呼噜声。他已经死了一千多年了，甚至更久远。一想到自己刚刚在他的墓室里，就感觉浑身发软、无力行走。

胡夫的石棺是空的，他的墓室已经被后人盗了。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只能跳动最后一下了。我的胃从未如此纯净，装满了懦弱的污秽。但是，我是一名勇士，就像我记忆中的那样：我是一名战士，因为某些东西而出名——为此，我可以宣誓——长久以来，我都无法移动一步，羞耻地在月光下颤抖着。我站在大金字塔的斜坡上，头脑里和心里充满了月光，下面是巨大的狮身人面雕像，卡拉法老和门卡拉法老的狮身人面像就在我的南面。往东我看到尼罗河上泛着粼粼的月光，再往南我还看到了孟斐斯市内的灯光。在那里，我的情人们正翘首等我归去，或者她们现在正在等着另一个人？我如此轻松，感觉这没什么关系，我以前有过这种想法吗？以前当有人盯着我心爱的女人看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杀死他。我很疲惫，难道这就是潜入胡夫墓室的代价吗？我开始忧郁地向下走，在石灰岩上，从一个裂缝跳向另一个裂缝，我的身体内部发生了一些不良反应，记忆现在变成了一摊糨糊，我曾经以为以往的经历会回来的（就在看到第一缕月光时）。现在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泥浆味，那是土地、泥浆、大麦、汗液和农作物气味的混合物。明天晚上，河岸将会变成腐烂芦苇的大烤炉。家畜（比如绵羊、猪、山羊、驴、牛、猫和狗）甚至是充满恶臭的鹅以及肮脏的鸟都会离开它们生活的福地（河岸边的湿地），我想到了古墓以及古墓里的朋友，我的心情像拨弄琴弦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悲哀轰鸣。

我感觉自己正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中。我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年纪。我是成熟且充满力量的，还是年幼正在长身体的？这些问题并不能困扰住我，我耸了耸肩，继续向前走，不在乎理由是什么，继续迈着大步向墓地走去。我一边漫步，一边向自己解说我所见的一切，坦白地说，我感觉非常奇怪，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也感到很陌生。

不得不说，在月光下，公墓周围的条条大路清晰可见，或许那里埋着有待发掘的无价的咒文呢，但我看不到。坟墓与坟墓之间的距离只有一腕尺^[1]，在整个孟斐斯，死人的墓地是最昂贵的，我起码记得这个。

我在墓地旁边的小径上神志恍惚地漫游着，经过一个个墓门幽闭的墓穴。不知为何，我开始记起一个在近期逝世的朋友，记忆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死得很奇怪，被暴力残害。现在，我想去看看他的墓室在不在附近，是否有人来看望过他。我想起这位朋友的家族势力很大，他的父亲曾是一位御用化妆师的监工——我愿意以生命来换取这样的头衔。这样的职

[1] 腕尺 (cubit)，埃及人最初的测量工具，是指从肘到中指端的距离。腕尺这一术语广泛用于埃及，也用于希腊和罗马，并作为他们的测量单位。一个希腊腕尺近似于 18.22 英寸，而一个罗马腕尺则大约为 17.47 英寸。

业受人尊敬，如果我没记错，我们的拉美西斯曾经像一位骄傲而美丽的姑娘，不愿在外表上出现任何瑕疵。

当然，有这样的父亲，我那位朋友（我依旧想不起来他的名字）肯定既富有又尊贵。可怜的家伙，他肯定是拉美西斯的后代之一。据我零星星的记忆，他死了已有几百年了。拉美西斯二世死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有很多个妻子和一百多个有历史记录的儿子以及五十多个女儿。由他的儿女繁衍出来的后人是很多人的祖先，今天你都无法想象有多少政府官员和祭司是拉美西斯的后代，当然许多人只是继承了他一半的血统。事实上，在孟斐斯或底比斯，为了成为法老的妻室，几乎没有一个攀权附贵的女人不会倾力展示自己诱人的美貌。虽然成为拉美西斯二世的妻室和后代，生活不一定会变得幸福，但如果他们想要埋葬在大墓室里，这是首要的条件。事实上，如果你不是拉美西斯的后代，根本无法在光环笼罩的法老墓室附近买到一块墓地，因此这就成了孟斐斯那些贵妇人高价倒卖墓地的先决条件。那里没有足够多的墓地，所以人们会为了得到一块中意的墓地而使出浑身解数。比如，我已故朋友的母亲——海斯弗蒂蒂夫人，她就一直筹划着变卖一块墓地。如果价格合理，她祖先的石棺就可能被转移到另一个档次较低的坟墓里，甚至被直接运到河流下游的一个贫民墓地里埋葬。当然，人们肯定会问：石棺里的死者是谁？他受了什么诅咒？当然这是坟墓交易中不能说的秘密——为此你必须得立下几个恶毒的誓言。如果购买坟墓的人能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购得墓地，他们很愿意立誓保守秘密。曾经，海斯弗蒂蒂就很大胆地将她已故祖父的坟墓卖掉。买坟墓的人听说这位死去的人，即她丈夫的祖父（很碰巧，也是她的祖父，因为她是自己丈夫的妹妹）迈内黑特曾经是最善良、最仁慈的老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愿伤害自己的仇人。他所受的诅咒让人不寒而栗，这是对善良的拷问啊！另有小道消息说，迈内黑特曾经把蝎子和蝙蝠屎捏在一起吃掉——他急需保护自己，因为权贵总会受到诅咒。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生都很有势力。

跟海斯弗蒂蒂购买墓地的人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勃勃的小官员，他知道对于像他这样的拉美西斯后人而言，保护自己免受任何邪恶诅咒影响的最好方法就是拥有一块好的墓地。如果他不给家庭留下足够多的遗产，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不可能有机会去拜访孟斐斯的权贵。在死去的人里，他们一家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所以他们已经带着诅咒生活很多年了——他们被人们冷落和忽视。这是一种诅咒还是一种不公平的窃取呢？（在提升地位的路上，往往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这位拉美西斯后人的妻子和女儿经常哭泣，因为他已经不顾已故祖父的愤怒而冒险一试了。如果他更了解迈内黑特老人，他可能还会等一等，但现在他觉得获得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地位是一件令人敬畏的并且是绝对显耀的事。

我回忆起这些交易时，好像都有很强的目的性。现在我记起了那位朋友的名字，他叫迈内黑特二世。（顺便说一下，他母亲是位王后，这个名字——迈内黑特二世是家族血缘和感情凝聚的典型例子。）然而我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那样高贵，记得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曾是个恶人，在某些晚上，他甚至可以召唤恶魔。我觉得我们有些人开始后悔给他取了这样一个称号——卡（Ka）。这个名字本来是“聪明”的意思，因为它不仅代表着第二（对于迈内黑特二世），而且对于二世来说，它还是个很好的埃及名字，据说二世都有着多变的性格，所以这个名字很适合他。和我们的朋友卡在一起时，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出狮子一样的吼叫声，他还咒骂上帝，说些邪恶的话语，这让我们很不自在。我们并没有多少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相反，我们觉得自豪的事便是给无用的上帝取各种各样的绰号，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即便这样，卡做得也有些过分了。他亵渎上帝时，我们并不想加入，因为我们不像他那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对母亲的愤怒。当海斯弗蒂蒂把迈内黑特一世的墓地卖给那个漂亮的拉美西斯后代时，卡很快就知道这曾经也是他的墓地，至少他曾祖父——迈内黑特一世在遗嘱里是这样写的。

现在，我站在大墓地的月光里，心中怀着对已逝的迈内黑特二世无以名状的悲痛，我不知道海斯弗蒂蒂跟他说墓地的事时我是否在那里，我推测卡什么都没有得到。同时，细节也不完整，说这是我的回忆或许会更准确些。可以说我是一只茫茫大雾中试图驶入港湾的船吗？现在，我在大墓地最平坦的一条小路上观测自己的位置，还是会有一种感觉：海斯弗蒂蒂在儿子死后匆匆地为他买了块廉价的墓地，而我离那块墓地并不算远。有关虔诚的葬礼和简陋坟墓的记忆再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听到海斯弗蒂蒂的声音，她告诉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们：她儿子的愿望是葬在西部的最低处。这是家丑，因为人们都知道海斯弗蒂蒂很小气，不愿花大价钱为儿子买一块体面的墓地。她一再诉说那个悲痛的故事：迈内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葬在简陋的地方，如果他想“搬家”，他会托梦告诉她，然后她会将他移至一块体面的墓地里。她的话是如此悲怆，人们都相信她所说的。但是，召唤死者的鬼魂来看望人间的生者毕竟是有失礼节的，葬礼的目的可能就是将死者的魂魄舒适地安葬在地下吧。所以对于暴死之人，我们都会本能地恐惧，他的鬼魂很有可能一直纠缠着自己的家人，因此死者的亲属要在葬礼上表现得特别悲痛，这是为了抚慰死者的灵魂，而不是嘲笑他。前面，海斯弗蒂蒂说她很快会将自己儿子的棺材移至自己拥有的最好的墓穴里，她这么说是欠缺考虑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墓穴是她为自己预留的。我们怀疑她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想将我们的迈内黑特二世驱赶出坟墓，让他变成遭受拷打的孤魂野鬼。葬礼很隆重，但墓穴却很简陋，盗墓者会毫无顾忌地打开它。盗墓者在打开墓穴时并没有受到什么诅咒，因为贫困的死者更加怨恨家人把自己葬在这样的地方而不太愿意去诅咒盗墓者。人们可能很好奇：海斯弗蒂蒂能否确保儿子的墓穴不被破坏。

我走到了小路的路口，这里直通迈内黑特墓穴的拱顶，站在这里，视野开阔。这里的许多墓穴都比牧羊人的小屋还大（只有在大墓地一带，你才能够看到这种大理石小屋），每个墓穴的拱顶都是一座小型的金字塔，塔

前陡峭的斜坡有个小孔。仅凭这一点，你就会感觉自己是在大墓地，因为这些小孔是专为“巴”（Ba）设计的窗户。如果每位死去的人都有继承人的话，继承人就叫“卡”，如果他还有自己私人的小灵魂，小灵魂就叫“巴”，七重灵魂中与之最亲密的就是小灵魂。“巴”有着鸟的身体，有着逝者的脸庞。为什么要为这些小型金字塔设计拱形的窗户呢？以下是我能想到的原因——它是“巴”的出入口。是的，“巴”正在向我走来。当然，我在坟墓拱顶的窗口所能见到的任何一只鸟都有可能是下面石棺中死者的“巴”。当大墓地周围的鬼魂四处游荡时，哪些寻常的鸟儿会靠近它们呢？我打了个寒战。大墓地的鬼魂是丑恶的——葬在这里的是所有权欲未得到满足的官员、未被奖赏的战士、受到不公正惩罚的祭司以及众叛亲离的贵族，还有因破坏坟墓而被杀死的盗墓贼。这里还有受到盗墓贼破坏的木乃伊，他们偷盗珠宝时扯破了它们的裹尸布。这些木乃伊散发着恶臭。想想看：为了防止尸体腐烂，木乃伊身缠裹尸布，当裹尸布遭到破坏时，它们的复仇之心会有多重？无论怎样，复仇的欲望肯定是加倍的。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鬼魂，他离迈内的坟墓还不足三道门远，他肯定怀有恶意，这足以把我吓晕。差不多是那种恶意最深的鬼了，通过他破烂不堪的衣服，可以看出他是个盗墓贼，浑身散发着无法形容的恶臭，现在正朝我这边飘过来。

在月光下，我看到了一个没有手的可怜人和一个鼻子塌成三瓣的麻风病患者。可悲啊，那三瓣鼻子是对地狱判官——欧西里斯的三瓣阴茎的嘲讽，但他的鼻子还能在他邪恶的黄色眼睛下面抽搐着。他肯定是个鬼魂了，我能清晰地看到他就像看到我的手一样，并且还能将他看穿。

“你在看谁？”他哭喊着问。他的呼吸好像夹杂着尼罗河最臭的泥浆中腐烂的死螃蟹的味道，与从他那里飘过来的夹杂着恐惧的风相比，他的气息算是香的了。

我稍微抬了一下手将他赶走，他向后躲了一点点。

“不要进迈内黑特一世的墓！”他警告道。

他本应该吓吓我的，但他没有，我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如果他无法撤退，而我成功地将他驱赶，情况会比我拳头打在长满坏疽的大腿上还要糟。他就站在我前面，我不敢向前走，而他也害怕我，不敢接近我。

同时，我也不是没付丝毫代价就逃出来了。我记住了他的话，他的恶臭在我的大脑里挥之不去。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难道迈内黑特一世搬进了为二世买的廉价墓地里了吗？这是最近发生的事吗？还是我走错路了？但我清楚地记得送葬者是在晴天的时候经过这条小路将迈内黑特二世送到他简陋的“家”的，拉棺材的是一头白色公牛，它们的角都镀了金，两侧的肚子被漆成绿色和深红色。

“不要进迈内黑特一世的墓，”他又说了一遍，“会引来很多骚乱的。”

这个盗墓者竟然试图警告别人不要进入墓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月光下，我的幻想引起了影子的变化，因为我看到那个鬼魂退缩了几步。“我本来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他不假思索地说，“但我实在受不了你身上的恶臭。”然后他就走了。他认为他所闻到的来自他自己身上的臭气都是从别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这对于他或许就是一种惩罚吧！每次遇到人，他都会踉踉跄跄地逃走。

就在他逃走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迈内黑特二世的“巴”，就在窗口那里。“巴”的体形没有鹰大，他的脸和新生婴儿的脸一般大小，但却和迈内长得一样，这是我见过的世间最英俊的脸庞。现在他的体形在不断地减小，但他的外形却变得愈发精致，就像生下来就有着成人智力的婴儿，多美的一张脸啊！他现在好像在凝视着我，但目光又立刻转向别处了。然后张开翅膀，发出了沉重的响声，就像悲哀至极的乌鸦的叫声一样难听，叫一声，又叫第二声。他对我如此冷漠，我感到很失望，于是向墓穴的大门走去。

当我站在入口处，突然被突如其来的悲痛笼罩，迈内的悲伤好像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叹了口气，对这个地方最近的记忆就是它的入口很脏乱，